

九

龙

佛缘

——九龙坡区佛教遗址碑拓辑录

JIU LONG FO YUAN

JIULONGPOQU FOJIAO YIZHI BEITAJILU

道坚法师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九 龙

佛缘

—— 九龙坡区佛教遗址碑拓辑录

JIU LONG FO YUAN

JIU LONG PO QU FO JIAO YI ZHI BEI TA JI LU

道坚法师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谢正强
责任校对:童际鹏
封面设计:重庆市远大印务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龙佛缘:九龙坡区佛教遗址碑拓辑录 / 道坚法师
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7-5614-7968-1

I. ①九… II. ①道… III. ①佛教—宗教建筑—文化
遗址—重庆市②碑刻—拓片—重庆市—图集
IV. ①K878.6②K877.4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95563 号

书名 九龙佛缘——九龙坡区佛教遗址碑拓辑录

著 者 道坚法师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7968-1
印 刷 重庆市远大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mm×240 mm
印 张 17.75
字 数 223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0.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cn>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华岩文丛缘起

中国佛教有三个优良传统，一是农禅并重，二是注重学术研究，三是注重国际友好交流。这三个传统是中国佛教徒在两千年从事佛教事业的活动，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后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其中注重学术研究与文化教育事业，是佛教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之一。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受到了士大夫为首的一些佛教徒的重视，刻苦钻研佛教的教义理论成为他们一生的事业；在佛教界内部，一大批有学识、有思想、有独立创见的僧人在不断地研讨佛教教义，或翻译著述，或讲经说法。如果没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学繁荣，就不会出现隋唐佛教民族化的宗派，我们所熟悉的历史上对佛教学术文化有卓越贡献的道安法师、慧远法师、宗密法师以及各个宗派的创始人，如天台宗智者大师、华严宗法藏法师、律宗的道宣法师、法相宗的玄奘法师等都是热心于佛教学术的中国文化巨人。禅宗被佛教史认为是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宗派，但是就是这个派别的祖师造出的语录和文字最多。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批热爱佛教事业的先辈，才使佛教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才能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产生全面影响，最终与儒家和道教鼎立而三，成为中国文化传承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

巴渝地区的佛教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兼之处在南方丝绸之路的范围，两晋后，长江中下游地区佛教发展迅速，与水路联系紧密的重庆地区，自然受到这一佛教发展形势的影响。隋唐时代是整个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巴渝佛教也在这时有了大的变化。在中国佛教史上有过贡献的僧人如玄奘大师、马祖道一等人也都来过重庆。玄奘取道重庆到湖北荆州。马祖在渝州从圆律师受戒。巴渝佛教石刻艺术发达，以大足地区为中心的佛教造像，成为重庆佛教的最重要特征，并为以后的佛教发展奠定了基础。大足石刻是巴渝佛

教徒自己设计和雕造的佛像，不仅多达数万尊，而且技法成熟，在中国佛教艺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明代，民间流传“上朝峨眉，下朝宝顶”的说法，“峨眉”是佛教四大名山之一，西蜀佛教的重镇。“宝顶”是大足宝顶山石刻，被誉为川东明珠。明末清初，破山海明从浙江天童寺回重庆以后，在梁平双桂堂高树法幢，巴渝佛教开始出现新的气象，进而在全国各地产生了影响。近现代，重庆佛教一直活跃在中国佛教界，特别是在20世纪上半叶，因受抗日战争的影响，这里曾经一度成为全国佛教的中心，以太虚大师为首的一大批高僧在重庆引领了全国的佛教事业。1997年，原来属于四川的重庆市升格为直辖市。现在，重庆佛教已经在全国佛教界中占有了重要的位置。

具有丰富资源的重庆佛教，本应该是学者能够充分利用的资粮，但是到现在为止，严格地说，我们对重庆佛教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气候。从2005年重庆佛教文化节期间举行的“华岩佛教文化论坛”学者提交的文章可以看出，只有少数几篇文章是谈论重庆佛教的。而且谈论的重点还是当代的佛教，重庆古代佛教基本上没有涉及。虽然大足石刻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在研究大足佛教时，联系重庆佛教的历史与艺术，写出不少的文章与专著，但是这些文章的成果主要是集中在佛教艺术与石窟研究的领域，对重庆佛教的历史与思想，以及人物等研究，还没有全部展开。与当今全国每年都有数千篇研究文章发表，数百本佛教专著出版的形势相比，对重庆佛教的研究成果真可谓寥若晨星，这与重庆作为一个直辖市，一个人口大的情况是不相称的，应该尽快改观。

研究重庆佛教的意义在于，首先，重庆是我国地域大、人口多的城市之一，对于这么重要的一个城市，佛教肯定在这一地区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研究重庆佛教，就是想说明重庆佛教的历史与文化现象，展现重庆佛教的风采，为重庆佛教在历史和当今所起的重要作用，也为重庆佛教在中国佛教的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作一个说明。其次，重庆佛教的内涵丰富，资源众多，研究重庆佛教，是研究重庆地方文化现象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重庆的文化有自己的特点，重庆的佛教也具备了自己的特点，充分挖掘重庆佛教的特点，不仅为过去，也为现在与未来的重庆佛教发展，给予一个合理的定位。再次，研究重庆佛教是促进重庆的经济与旅游，以及文化事业发展的最好途径之一，重庆佛教有很多可以利用的资源，像双桂堂、华岩寺、汉藏教理院等都是对中国佛教做出贡献的重要寺院，在佛教史上也值得浓重写上一笔。整理

这些寺庙的历史与文化，发掘它们的内涵，不仅可以直接为重庆发展做贡献，而且也可以推动佛教界自身的进步，开拓双赢的局面。最后，研究重庆佛教是重庆佛教界自身发展的需要。重庆有众多的佛教徒，通过研究重庆佛教，让重庆的佛教徒了解重庆佛教的贡献，促使他们更加关心和热爱重庆佛教，为重庆佛教的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

重庆华岩寺，因寺南侧有一华岩洞而得名。民间传说古洞中石髓下滴成水花，故称华岩，或曰清初僧人圣可挂锡于此，夜梦五色莲花大如车轮，因有华岩之名。明清两代历有修建。华岩寺岩高百丈，形状如笏，雄伟壮观。环寺岗峦起伏，群山绵延，又有天池夜月、曲水流霞、万岭松涛等八景。全寺由大老山的大雄宝殿、接引殿和华岩洞三部分组成，建筑总面积近万平方米，寺院占地70余亩，有房300余间。殿阁巍峨，山水依傍，茂林修竹，泉水潺潺，被誉为巴山灵境、川东第一名刹，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寺里留存清人圣可、龚晴皋及赵熙等人题写的匾额和碑石多块。

华岩寺自创建以后，一直把办文化教育事业作为寺院的主要任务之一。开山祖师圣可大师，受乃师破山海明的影响，重视佛教教育与文化的建设。^①他曾经撰写了《禅林宝训顺珠》一书，以宋宗杲、竹庵所编《禅林宝训》为蓝本，对其顺珠填墨，进行知识性与思想性的疏释，以之作为当时僧伽教育的教材，援易儒道以正面开示禅道，强调长老、住持以至学道僧人以悟道修德为大体和根本。圣可认为，丛林乃悟道修德之所。“同建法化，互相酬唱，令法久住”，“共同建立法幢，兴隆教化。或抑或扬，互相酬唱。令诸佛法，久住世间”。丛林乃薰化圣凡之场。“所谓丛林者，是何说也？乃是陶铸凡愚，以成圣哲。抚养鞠育人才美器之地。教令法化，咸由兹出。”僧才的使命乃“克绍洪规，如当家种草”。德玉释之曰：“种草言继业。好人为好种草，犹好田出好种草也。”“能续大法洪规，为担当佛祖家业的好种草。”此乃昌盛门庭、丕振僧教之肯綮。对丛林僧才的遴选，圣可诠释说：“罗致收拾东西南北英灵俊秀衲子，随顺其器具量度，或浅或深，并才力性情，有能无能，开发而选用之。”广揽四方英俊衲子，开发以行道。关于教化的对

^① 圣可法师的佛教教育思想取自刘泽亮教授《〈禅林宝训顺珠〉与现代僧伽教育》一文，载《重庆华岩佛教文化论坛论文集》，重庆华岩寺，2005年12月。

象，他指出“凡一切人之性情，本无一定可守，随人教化而改移”。所谓“衲子无贤愚，在宗师诱致”。关于丛林教学方法，他说“道尊然后人知敬学”，教人“时时刻刻，以戒忍为墙篱，定慧为甲冑，常自防卫”。以“感动于人”、“感服于人”、“衲子无贤愚，在宗师诱致”，因材施教、观机说法。《顺殊》非常注重悟道修德的首要地位。“道德乃丛林之本，衲子乃道德之本。”“空无作无相之道，布施爱语利同之德，乃丛林之根本。英人哲士，又乃道德之根本。”“丛林保护衲子，衲子保护道德，两相保也。主法人詎可无三脱、四摄之道德耶？无则丛林必废无疑矣。”《顺殊》对悟道修德的谆谆劝导，仍然对现代丛林培育僧德、僧格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现代丛林教育中，应当成为现代僧人涵养德性、磨砺人格的龟鉴，可以成为现代僧人日弦夜诵、精进励行的范本。

圣可圆寂200年后，中国社会进入了民国时期，华岩寺经过了不少磨难，到了觉初和尚任方丈的时候，寺院开始有了起色。觉初和尚是一位致力于推动佛教教育与文化的僧人。他毕业于四川法政学校，因念世乱将兴，人生虚幻，遂入佛门。觉初研精教律，兼修禅观，慨佛法凌夷，僧徒失学，昏歧无灯，曾经在成都文殊院创办佛教小学。又东渡日本，考察佛教。他被推任华岩寺方丈后，先后八年传戒七期，倡议发起创办汉藏教理院，办川东联合佛教会，创川东联合佛教中学部，为失学的青年僧人提供扫盲教育。觉初和尚将一生的心力全部投入佛教教育之中，认为教育不力，佛教不兴，所以他不仅办教育，而且还做文化。当时在寺庙里面设立了刻经处，雕版刻经，印刷流通，华岩寺的刻经享誉西南地区。可惜的是，觉初和尚因操劳过度，过早地离开了尘世。

觉初办佛教教育与文化的遗志是由宗镜来完成的。宗镜大和尚曾在宁波观宗法社从谛闲和尚学习天台教义，又应宁波七塔报恩佛学院之聘，教养学僧。1932年，原设在报恩寺的川东佛教联合中学部，迁移华岩寺，改组天台教理院，宗镜曾经在教理院任教授。1935年8月，宗镜被推任华岩、报恩两寺住持，极力求教理院之发展，1937年将教理院改为华岩寺佛学院，^①还得到了著名学者王恩洋先生的支持。宗镜礼请王恩洋先生来寺讲经，“商将本寺佛教小学堂扩充，改办佛学院，敦聘大德讲授，更辅以本寺诸师和合共事，敢信其必有成也”。认为“以丛林之基础，建法王之胜幢，五年十年，

^① 《华岩寺志》卷二“新修佛学院讲堂记”，重庆华岩寺本，第26页。

乃至百年，务期学风醇厚，教义丕扬”。^① 所以宗镜和尚主寺以后，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力提僧纲，严肃威仪。二是创办了华岩佛学院。华岩寺得以中兴。人称：“故华岩自圣可师开山后，丈席之任代有薪传，至宗镜上人来寺住持，革故鼎新，振聋发聩，肃僧纲严，戒律宗风为之一振。复建立佛学院，显扬圣教，利益有情，时人号中兴焉。”^② 自宗镜大和尚之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华岩寺再度迎来了黄金时期。1993年，华岩寺住持心月法师组建了三年制的中专僧伽学校。1995年，重庆佛学院由罗汉寺迁入华岩寺，与僧伽学校合并，是年9月1日，正式命名为“重庆佛学院”。惟贤法师与心月法师分别任正、副院长。2004年12月，重庆佛学院经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成为西南地区一所高级佛学院。惟贤法师任院长，道坚法师任副院长。2005年5月，重庆佛学院举行了隆重的成立授牌仪式。重庆佛学院以“戒、定、慧”三学为纲，以“智、行、悲、愿”为院训，坚持“学修一体化、生活丛林化、管理科学化”的办学方针，旨在培养爱国爱教、弘法利生、解行并重、德才兼备的现代僧才。该院的学制为：预科二年制；本科二年制。现有法师、讲师总计32名，尼众法师13名，聘请社会其他大学兼职教授9名。现已毕业六届学僧，共计300多名，分赴各地寺院管理，或佛学院任教，各地佛教协会任职，更有不少优秀学员到北京等地继续求学深造，或到各地弘扬佛法。佛学院现有弘法楼、觉初图书馆，收藏各种书籍18000多册，建造了教师楼、学生宿舍等。重庆佛学院还于2005年12月举办了以佛教教育为主题的“重庆华岩佛教文化论坛”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佛教学者60余人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45篇，收入《重庆华岩佛教文化论坛论文集》。

三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新世纪的佛教文化和佛学研究事业，仍然是佛教界和学术界文化建设的重点，也是各个寺院建设的重点工作之一。寺院将成为发展佛教文化和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对佛教文化和学术研究的工作投入更多的资金和人力，寺院经济的发达与佛教学术文化的发展呈一致的趋势。华岩寺将一如既往地坚持祖师大德前贤办教育与佛教文化的传统，

① 《华岩寺志》卷三“华岩佛学院缘起旨趣书”，重庆华岩寺本，第42页。

② 《华岩寺志·序》。

为此倡议出版发行“华岩文丛”。这套丛书的落脚点在西南地区的佛教，重点是扶持重庆佛教文化与学术研究的事业，此外还兼顾其他与佛教内容有关的著作，最终形成出版多层次、内容广泛、有影响的佛教著作文丛。

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文明，宗教文明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内容，特别是作为社会道德组成部分之一的宗教道德里的催人向善、热爱和平、反对暴力的基本价值观，是我们今天仍然要提倡与弘扬和发展的伦理思想。

“华岩文丛”的编纂与出版，是重庆佛教界的一件文化大事，我们热切希望佛教界和学术界人士关注重庆佛教，研究佛教的历史文化，研究当代佛教，并将你们的研究成果交给“文丛”发表，让重庆佛教的百花园散发芬芳，提升重庆佛教文化的品位。

是为记。

释道坚

于重庆华岩寺方丈室

2006年12月15日

目 录

一、玉皇阁	(001)
二、观音寺	(005)
三、西佛寺	(008)
四、宝华寺	(016)
五、虎溪寺	(019)
六、太平寺	(021)
七、药王庙	(024)
八、铁佛寺	(031)
九、圆通寺	(037)
十、元明寺	(040)
十一、万寿宫	(044)
十二、华藏寺	(049)
十三、龙缘寺	(052)
十四、长安寺	(058)
十五、玉凤寺	(064)
十六、九龙寺	(073)
十七、兴福寺	(076)
十八、石洞寺	(081)
十九、古洞寺	(085)
二十、张爷庙	(095)
二十一、关帝庙	(097)
二十二、禹王庙	(101)
二十三、文昌庙	(105)
二十四、半边寺	(108)

二十五、龙头寺·····	(119)
二十六、梅乐寺·····	(123)
二十七、药王庵·····	(126)
二十八、川主庙·····	(129)
二十九、曲水寺·····	(132)
三十、云凤寺·····	(148)
三十一、古佛寺·····	(153)
三十二、宝积寺·····	(158)
三十三、观音寺·····	(163)
三十四、龚二老爷庙·····	(170)
三十五、龙王殿·····	(176)
三十六、观音寺·····	(182)
三十七、亚光寺·····	(193)
三十八、玉泉寺·····	(199)
三十九、观音庵·····	(210)
四十、太慈寺·····	(215)
四十一、万寿寺·····	(218)
四十二、净慈寺·····	(220)
四十三、贯子寺·····	(232)
四十四、华岩寺·····	(235)
四十五、吉教寺·····	(254)
四十六、慈云寺·····	(257)
四十七、九龙寺·····	(263)
四十八、龙凤寺·····	(270)
四十九、灵芝寺·····	(273)

一、玉皇阁

玉皇阁，又名玉皇观，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铜罐驿镇长江北岸的铜罐驿老街。距老码头约六百米，距铜罐驿镇（冬笋坝）约五公里。该处宗教场所为先道后佛，始建于明万历年间。据乾隆《巴县志》载：“玉皇观，四甲龙脑山，大殿前有天池，殿宇六层，成化元年建，成化十六年铜罐驿丞杨洪重修，驿左亦有玉皇观，万历二十九年御赐额曰通天都府。”铜罐驿是一座千年古镇，自然景观得天独厚，在古代作为成渝之间要道的驿站起着交通枢纽的作用，古有民谚“金剑斩龙脑，铜罐煨仔鸡”，铜罐驿因此得名。在旧时铜罐驿是一个著名的水路码头，与百市驿、来凤驿、双凤驿、龙泉驿等相通，是古代渝州八大水驿之一，连接江津、西彭、白市驿等商品集散地。昔日，这里往来船只飞渡，商贾云集，人头攒动，十分繁荣。这里曾是古代巴国的国都和巴人生活的聚居地。相传这里建埠于公元十世纪北宋年间，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畅游铜罐驿长江猫儿峡亲笔书写的“岷江一曲”四个苍劲的大字，在长江北岸岩壁上，字体至今隐约可见。

关于玉皇阁的来历，与“金剑斩龙脑”的传说有关。据说以前有兄弟二人自幼诚心向道，后得异人接引，一人入佛门，一人入道门。兄弟二人佛道相通，常携手行走江湖，惩恶扬善，累积功德。一日来到长江边，见江中潜伏着两条黑色妖龙伏地而眠。妖龙恼怒时，兴风作浪，常给百姓带来灾难。一天，电闪雷鸣，地动山摇，两条妖龙发了怒，大口大口地吐着水，眼看长江又要水涝成灾。兄弟俩忙放出飞剑向妖龙斩去，只见金光一闪，一条妖龙被拦腰斩断，龙头落在江边化为一座山，后人称为龙脑山；另一条妖龙受伤向东南逃去。后兄弟俩在斩妖龙之处和妖龙逃遁的方向分别建立寺院和道观，以庇佑百姓。因寺观为兄弟二人所建，故佛道共尊，不分彼此。

自明朝建庙以来，寺庙逐步兴盛，远近前来烧香拜佛者众，寺院规模日增，最兴盛时，寺屋五十几间，寺僧三十余人，为铜罐驿香火最兴盛的寺庙

之一。逢阴历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观音香会期间，朝山香客头包青帕，袖扎红绳，数以千计，涌向玉皇观朝拜，可谓声势浩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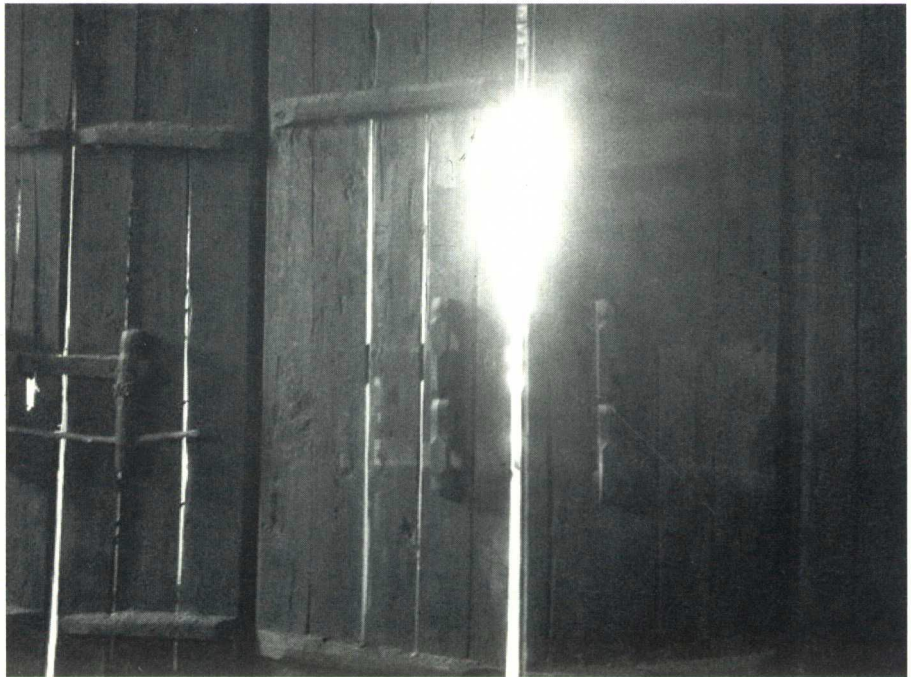
20世纪60年代，玉皇观被改为小学，寺僧被迫还俗。经“文化大革命”浩劫，部分寺院损坏。其遗址现仅存上殿一间，为晚清重修古建筑，坐北朝南，面阔三间，进深七檩，木质建筑抬梁式结构。上殿东部现存台基一处，台基前端用条石垒砌而成，东西宽20.5米，南北进深7.2米。台基中部现存有台阶。两侧垂带石及表面踏跺被破坏。该寺现存圆雕石刻佛像一尊，头及下部缺失，残高0.4米，宽0.43米，身穿铠甲。该寺对研究九龙坡佛教建筑及佛教造像艺术有一定价值。



玉皇阁大殿



玉皇阁前殿基址



玉皇阁正殿大门



玉皇阁大殿



玉皇阁大殿

二、观音寺

观音寺，初名玉皇观，后由道观转为佛寺，更名为观音寺。寺庙遗址距铜罐驿镇（冬笋坝）约六公里，始建于明成化元年，代有兴废，历经重修。在离铜罐驿老码头旧址约八百米的江边，有一座山，当地人称为龙脑山。山上古树参天，怪石嵯峨，颇多奇景。相传以前长江里有妖龙作乱，有僧道斩妖龙于此，并于此山建玉皇观一座，新中国成立前改为佛教寺院。乾隆《巴县志》载：“玉皇观，四甲龙脑山，大殿前有天池，殿宇六层，成化元年建，成化十六年铜罐驿丞扬洪重修。”可见明清时期之观音寺，殿宇巍峨，法象庄严。

20世纪60年代，长江航道局疏通川江航道时，将龙脑山部分山体及寺庙建筑炸毁。经走访乡间耆老和实地调查，大致勾勒新中国成立前寺庙建筑概况如下：

观音寺坐北朝南，寺周的墙垣用青砖砌造，高约6米。寺门顶墙上有高1米，宽0.6米的石刻匾额，上刻“观音寺”三个字。山门后为戏楼，前殿供奉韦陀菩萨，左右配殿供川主、牛王。正殿供奉一尊高约4米的石雕观音菩萨，正殿两边供有十八罗汉。前殿、正殿中间是石板铺砌的院坝。院中置铁鼎、石香炉等。左右山墙上有碑刻数方。正殿后面是花园和僧房。寺后龙脑山峭壁上，建有玉皇阁，阁为三层，登阁可俯瞰寺宇全景和江上景观。整个寺庙建筑占地2000余平方米，有寺僧十多人在此住锡。

川江航道多险滩、暗礁，“滩如竹节稠，滩滩鬼见愁”，自古称为长江“天险”。新中国成立前，从铜罐驿出发下川江的船东、纤夫等都会到庙里给观音菩萨上香，添油点灯，祈祷商旅平安。为了安抚众人，观音寺僧人会赐予护身符，以保佑路途顺利。商旅出门在外，家人则会到玉皇阁点天灯祈福，求神灵保佑家人平安归来。天长日久，观音寺成为川渝必经水路商道的护法寺院，为船夫行船必去之处。

随着商道改为公路运输，寺院逐渐衰败。其遗址现已为深草所掩，荆榛匝地。经对遗址及周边区域大规模勘查，发现其寺院总面积约1平方公里。发现寺庙基址一处，台基围绕岩体砌筑，局部地区填土夯实，东西宽34米，南北进深41.5米。据现存遗址复原，殿面阔约13.5米，进深约7.6米，可能为前殿遗址。发现围墙遗址一处，残高0.3~0.8米，总长约8米，墙基由条石砌筑，墙垣为青砖砌造。从已发现的遗迹看，以清代遗存为主，少有明代遗存。



远眺观音阁旧址